

东周列国故事新编

林汉达编写



东周列国故事新編

林汉达 編写



中華書局

插图：庞亦鹏

题签：溥雪斋

东周列国故事新编

（全二册）

林汉达编写

•

中华书局出版

（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）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

•

850×1168毫米 1/32·21 1/8 印张·463千字

1962年11月第1版 1979年10月第2版北京第3次印刷

印数28,001—332,000册

统一书号：10018·328 定价：2.10元

91 整頓紀律

晏平仲对齐景公說：“我知道齐国有一个文武双全的人，他叫田穰苴 [ráng-jū]。他現在隱居着。主公打算恢复先君桓公的事业，他是个好帮手。”齐景公埋怨他，說：“你既然知道有这样的人，怎么不早点請他来呐？”晏平仲說：“有才能的人出来做事，不光要挑选主人，还要挑选同事的。像穰苴那样的人哪儿能跟那些个光有血气之勇的武人一块儿做事呐？”齐景公心里还惦记着那三个勇士，晏平仲越說他們不怎么样，齐景公越觉得他有偏心。这一来，对他的話就未免起了疑。沒想到本国的探子跑进来报告，說：“晋国听說我們死了三个勇士，就发兵侵犯我們的边疆，夺去了几个城。燕国也趁着这时候侵略过来了。”齐景公叫晏平仲立刻去把穰苴請来。

穰苴見了齐景公，君臣談讲起来，挺对劲儿。齐景公拜他为大将，发了五百辆兵車去抵挡晋国和燕国。穰苴心里犹疑着不敢动身。他知道齐国的将士有个頂大的毛病，就是不遵守紀律。齐景公見他好像不便开口，就問他还有什么为难的事。穰苴說：“我是个乡下老粗儿，一下子执掌兵权，当了大将，免不了有人心里不服气。再說軍队里頂要紧的就是得有个章程。沒有章程的話，万一有人自以为当初出过力、有过功劳，不听軍令，这么一来，全軍就容易出乱子。主公要是能派个亲信能干的大臣做监軍，我才能放心。”齐景公就把自己頂亲近的大夫庄賈派去做监軍。

穰苴对庄賈說：“明天就要发兵，一准中午会齐，請监軍准时上

营里来。”庄賈答应了一声，回去了。

第二天早半天，穰苴先到了兵营里，叫士兵立起一根标竿，好测量太阳的影子，跟着就打发人去請庄賈。庄賈是齐景公頂宠用的紅人儿，素来骄横慣了的。他哪儿把穰苴放在眼里？那天亲戚朋友都上他家去給他送行，大伙儿喝着酒，嘻嘻哈哈地有說有笑。到了时候了，酒还是喝得沒結沒完的，走不了。穰苴又打发人去催他。他直怪穰苴派人来催，叫他在亲友面前丢脸。要是馬上就去，那不是变成穰苴的使喚人了嗎？他嘴里說：“这就去。”可是故意慢点动身。不这么着，就显不出自己的身分和架子。直到散了席，太阳都偏西了。庄賈才坐着車，醉模咕咚地到兵营里来，晃晃悠悠地走到台上。就瞧見穰苴威风凜凜地站在那儿，迎头就問他：“監軍为什么到这会儿才来？”庄賈拱了拱手，說：“因为今几个出兵，几家亲友都来送行，多喝了点酒，来晚了一步。”穰苴說：“当将帅的一得到出发的命令，就得撇开家；上了战場，連自己的命都不能顾了。现在敌人已经打到我們家門口来了，急得主公吃不下，睡不着。主公既然把大权交給了咱們，咱們就应当什么也不能顾，赶紧上去打退敌人要紧，哪儿还有閑工夫跟亲友吃喝作乐呐？”庄賈脸上显着有点不得劲儿，笑嘻嘻地說：“日子总算沒誤，將軍別怪了！”穰苴大声地說：“你別以为主公抬举你，就成心耽誤軍情大事。要是临陣打仗，像你这样，咱們的軍隊还不全葬送在你的手里嗎？”他轉臉跟軍法官說：“按照軍法，不按时报到的將士应该怎么处治？”軍法官說：“应当砍头！”庄賈一听见“砍头”，酒也吓醒了，想要往台下跑。穰苴当时叫武士們把他綁上。庄賈吓得直央告。他手下的人連忙去告訴齐景公。

齐景公立刻打发另一个宠用的大夫，名叫梁邱据的，拿着节杖去救庄賈。梁邱据赶紧坐着車，直拿鞭子抽馬，飞似地跑到营盘里

来。穰苴一見，喝令站住。跟着就問軍法官：“在軍營里跑馬的，应当怎么处治？”他說：“应当砍头！”这一下子把梁邱据吓得臉都变成灰色的了。他哆嗦着說：“这跟我不相干，我是奉了主公的命令来办事的。”穰苴說：“將軍在軍隊里可以不接受君王的命令。你既是主公派来的，就饒了你。可是，軍法不能不遵守。”他就叫武士們把車拆了，把馬砍了，作为替代。梁邱据这时候也知道庄賈已经杀了，他只好抱着脑袋回去。

軍隊里一瞧穰苴整頓紀律，真是铁面无私，沒有一个人再敢违抗命令了。穰苴的兵馬還沒到边界，晋国和燕国的兵馬已经給吓跑了。穰苴率領着大队兵馬一直追下去，杀了好些个敌人，收复了給敌人夺去的那几个城。晋国和燕国只得来跟齐国讲和。齐景公就拜穰苴为大司馬。

中原諸侯知道了齐景公任用晏平仲为相国，穰苴为大司馬，不由得全都又惊奇又贊叹。从这儿起，对齐国就另眼看待。晋国的名声和势力反倒不如齐国了。

公元前501年（周敬王19年），齐景公正打算拉攏魯国跟別的中原諸侯，把齐桓公当年的事业重新干一下，可巧魯国的阳虎跑到齐国来，請齐景公派兵帮他去打魯国。

提起阳虎，他是魯国大夫季孙氏的家臣。怎么一个家臣就有这么大的势力啊？

原来是这么一回事：魯国的国君魯昭公被大夫季孙如意〔季孙行父的孙子〕轰出去了（公元前517年，周敬王3年，魯昭公25年），压根儿就沒能够回来。魯国的老百姓都护着季孙氏，說魯昭公失了民心，不配做国君。他死在国外，誰也不去可怜他。魯国的政权全在季孙氏、孟孙氏、叔孙氏三家大夫手里。魯昭公死在外头，三家大夫立魯昭公的兄弟为国君，就是魯定公。魯定公也是个挂名

的国君，大权还是在他們三家手里。那时候，周天王的实权早就掌在諸侯手里，可是諸侯的实权呐，多半又掌在大夫手里。这是因为大夫要从諸侯那里夺取实权，不得不向老百姓让步来换取他們的拥护。一国的几家大夫得到了实权，国君独尊的局面就給打破了。大夫夺取国君的实权，大夫的家臣又想夺取大夫的实权。

公元前502年，季孙氏的家臣阳虎不但要夺取季孙氏的大权，而且还要把季孙、孟孙、叔孙三家灭了，打算把整个鲁国大权把到自己手里来。“三桓”〔見第22篇〕給逼得沒法儿，只好合到一块儿去对付阳虎，才把阳虎打败。他跑到齐国，請齐景公派兵帮他去打“三桓”。齐景公觉得这不行。晏平仲請齐景公把阳虎送回鲁国去。齐景公就把阳虎逮住押回鲁国去。半道上阳虎买通了看守他的人，让他逃了。齐景公給魯定公写了一封信，告訴他阳虎偷着跑了，还約魯定公到齐、魯交界的夹谷〔在山东省萊蕪县〕开个會議。魯定公自己不敢作主，就把三家大夫請来商量。

季孙斯〔季孙如意的儿子〕对魯定公說：“齐国为了偏护着先君昭公，屡次三番地来打咱們，弄得咱們老沒个安定。現在他們願意和好，咱們怎么能不去呐？”魯定公說：“我去开会，誰当相礼跟我一块儿去呐？”大夫孟孙何忌推荐魯国的大司寇去。大司寇是誰呀？

92 有文有武

孟孙何忌推荐大司寇孔丘当相礼。孔丘就是天下聞名的孔子。他父亲是个地位并不高的武官，叫叔梁紇〔hé〕。叔梁紇已经有了九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了。他儿子的腿有毛病，也許是个瘸子。叔梁紇虽然上了年紀，可是还想生个文武双全的儿子。他又娶了个

小姑娘叫顏征在。他們曾經在曲阜東南的尼丘山上求求老天爺賜給他們一個兒子。後來他們果然生了個兒子，他們覺得這個兒子是尼丘山上求來的，給他取名叫孔丘，又叫仲尼〔“仲”就是“老二”的意思〕。孔子三歲上死了父親。母親顏氏受人歧視，孔家的人連送殯也不讓她去。她跟小孩兒以後的日子不用說多麼難過。顏氏挺有志氣，她帶着孔子離開老家陬邑〔陬zōu〕的昌平鄉，搬到曲阜去住，靠自己一雙手來撫養孔子。孔子小的時候，沒有什麼可以玩的，他好幾次見過他母親祭祀他亡過的父親，也就擺上小盆、小盤什麼的玩着祭天祭祖那一套東西。

孔子十七歲那一年，母親死了。他不知道父親的墳在哪兒，只好把他母親的棺材埋在曲阜。後來有一位老太太告訴他，說他父親葬在防山〔在曲阜縣東〕，孔子才把他母親的墳移到那邊。那一年，魯國的大夫季孫氏請客招待讀書人。孔子想趁着機會露露面，也去了。季孫氏的家臣陽虎瞧見他，就罵着說：“我們請的都是知名之士，你來幹什麼？”孔子只好挺掃興地退了出去。他受了這番刺激，格外刻苦用功，要做個有學問、有道德修養的人。他住在一條叫達巷的胡同里，學習“六藝”，就是：禮節、音樂、射箭、駕車、書寫、計算等六門課程。這是當時一個全才的讀書人應當學會的本領。達巷里的人都稱贊他，說：“孔丘真有學問，什麼都會。”孔子很虛心地說：“我會什麼吶？我只學會了趕車。”

孔子在二十六七歲的時候，擔任了一個小小的職司叫“乘田”，工作是管理牛羊。他說：“我一定把牛羊養得肥肥的。”果然，他所管理的牛羊都很肥。後來他做了“委史”，幹的是會計的工作。他說：“我一定把賬目弄得清清楚楚。”果然，他的賬目一點不出差錯。孔子快到三十歲的時候，名聲大起來了。有些人願意拜他做老師。他就辦了一個書房，招收學生。貴族學生、平民學生他都收。過去

只有給貴族念书的“官学”，孔子办了“私学”，以后貴族独占的文化教育也可以传给一般的人了。魯国的大夫孟僖子临死的时候，嘱咐他两个儿子孟懿子和南宫适〔guā〕到孔子那儿去学礼。后来南宫适向魯昭公請求派他和孔子一块儿去考察周朝的礼乐。魯昭公給了他們一輛車、兩匹馬和一个僕人，讓他們到洛陽去。那一年，孔子正三十岁（公元前522年，周景王23年，魯昭公20年）。他到了洛陽，特地送了一只大雁給老子作为見面礼，向他請教礼乐。

老子姓李，名聃〔dān〕，年紀比孔子大得多，在洛陽当周朝守藏室的大官〔相当于現代国家圖書館館長〕。他見孔子来向他虛心求教，很喜欢，还真拿出老前輩的热心来，很认真地教导孔子。末了，还给孔子送行。他說：“我听说有錢的人給人送行的时候，送錢；有德行的人贈几句话。我没有錢，就冒充一下有德行送你几句话吧：第一、你說的那些古人早已死了，骨头也都烂了，只有他們的話还留着；第二、君子遇着好时机，就駕着車去，时运不好，就走吧；第三、我听说会做买卖的人把貨物藏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似的，道德极高的人看上去好像挺笨似的；第四、你应当去掉骄傲、去掉欲念，因为这些对你都没有好处。我要告訴你的話就是这几句。”孔子一一領受了。他回到魯国，对他的門生們說：“鳥，我知道它会飞；魚，我知道它会游；走兽，我知道它会跑。可是，会跑的可以用网去捉；会游的可以用鈎子去釣；会飞的可以用箭去射。至于龙，我就不知道它怎么样风里来、云里去，怎么样上天。我見了老子，没法捉摸他，他大概像一条龙吧。”

就在孔子会见老子那一年年底，郑国的大夫子产死了。郑国人都流泪，也有哭的，好像死了亲人似的。孔子一听到子产死了，也哭起来。他說：“他真是我所想念的古代爱人的人！”孔子很欽佩子产，也跟他見過面，像尊敬老大哥那样尊敬子产。在想法上也多

少受了他的影响。比方說，郑国遭到了火灾，別人請子产去求神，还說：“要不然，接着还得发生火灾。”子产可不答应。他說：“天道远，人道近；我們要讲切近百姓利益的人道，不讲渺渺茫茫的天道。”郑国有了水灾，別人又請他去祭祀龙王爷。子产又不答应。他說：“我們求不着龙，龙也求不着我們。誰跟誰也不相干。”这些思想在当时可以算是很了不起的。孔子在讲天道、人道方面是跟子产相像的。

魯昭公被季孙如意轰出去的时候，孔子才三十五岁。那时候，“三桓”爭权，魯国很乱，齐景公正想做一番事业。孔子就到了齐国，想实现他的理想。齐景公待他很客气，还想用他。他先探听探听晏平仲的意见。晏平仲固然挺佩服孔子的人品和学問，可是不赞成他的主张。他对齐景公說：“孔丘那一派讲究学問的人有两种毛病：一种是太清高；一种是太注重礼节。太清高了，就看不起別人，像这种自命不凡、举动傲慢的人，就不能够跟底下的人弄到一块儿去。国家大事几个人哪儿办得了？这是一点。太注重礼节，就顾不到穷人的生活。咱們齐国人，一天忙到晚，还得处处节省，才能够对付着过日子。他們哪儿有閑工夫，哪儿有富余錢，去琢磨瑣瑣碎碎的礼节跟些个又細致又麻煩的仪式呐？孔丘出来的时候，車馬的裝飾可讲究了；吃飯的时候，对于飲食的样式那份讲究，就更不必說了。走路得有一定的样儿；上台阶得有一定的步法。人家連衣服都穿不上，他还要在那儿讲究礼乐；人家沒有房子住，他还要叫人讲究排場，傾家蕩产地去办丧事。要是咱們真把他請来治理齐国，老百姓可就要让他弄得更穷了！”

晏子和孔子的主张不同，两个人合不到一块儿去。晏子对孔子的态度是：恭敬他，可是远远地躲着他。齐景公到了几沒用孔子。

孔子在齐国呆了三年。他三十七岁的时候，又回到了魯国。

他把全付精神放在教育事业上。他教学生注重仁爱、研究历史、学习文艺、关心政治、讲究礼节，而礼节当中最要紧的是谦虚。他的门生之中，德行、政治、言语、文学等造就特别高的就有七十二人。他们老师和门生之间好像一家人那么亲密，大伙儿对孔子非常尊敬，把他当作他们的父亲一样。

到了公元前501年，孔子已经五十一岁了。他在鲁国做了中都宰。第二年，他做了司空，又由司空升为大司寇。齐景公约鲁定公到夹谷去开个会议。鲁定公请孔子做相礼，准备一块儿到齐国去。孔子对鲁定公说：“我听说讲文事的也必须有武备。就是讲和，也得有兵马防备着。从前宋襄公开会的时候，没带兵车去，结果，受了楚国的欺负。这就是说，光有文的没有武的不行。”鲁定公听了他的话，让他去安排。孔子就请鲁定公派申句须和乐颀[qí]两个大将带领五百辆兵车跟着上夹谷去。

到了夹谷，两位大将把兵马驻扎在离着会场十里地的地方，自己随着鲁定公和孔子一同上会场里去。开会的时候，齐景公有晏平仲当相礼，鲁定公有孔子当相礼。举行了开会仪式之后，齐景公就对鲁定公说：“咱们今天聚在一起，实在不容易。我预备了一种挺特别的歌舞，请您看看。”说话之间他就叫乐工表演土人的歌舞。一会儿台底下打起鼓来，有一队人扮做土人模样，有的拿着旗子，有的拿着长矛，有的拿着单刀和盾牌，打着呼哨，一窝蜂似地拥上台来，把鲁定公的脸都吓白了。孔子立刻跑到齐景公跟前，反对说：“中原诸侯开会，就是要有歌舞，也不应该拿这种土人打仗的样子当做歌舞。请快叫他们下去。”晏平仲也说：“说的是啊。咱们不爱看这种打架的歌舞。”晏平仲哪儿知道这是齐国大夫黎弥和齐景公两个人使的诡计。他们本来想拿这些“土人”去威胁鲁定公，好在会议上向鲁国再要些土地。经晏平仲和孔子这么一说，齐景公也觉

着怪不好意思的，就叫他們下去。

黎弥躲在台下头，等着这些“土人”去吓唬魯定公，自己准备在台底下带着士兵一齐鬧起来。沒想到这个計策沒办到，只好另想办法。散会以后，齐景公請魯定公吃飯。正在宴会的时候，黎弥叫了几个乐工来對他們說：“你們上去唱《文姜愛齐侯》这个歌，把調情那一段表演出来，为的是当面叫魯国的君臣丟臉。完了之后，重重地賞你們。”他布置完了，上去對齐景公說：“土人的歌舞不合魯君的口胃，我們就唱个中原的歌儿吧。”齐景公說：“行，行！”

那几个擦胭脂抹粉的乐工就在齐、魯两国的君臣跟前連唱帶跳地表演起来了。唱的是“夫人愛哥哥，他也莫奈何！”这些个下流詞儿。气得孔子拔出宝剑，瞪圓了眼睛，對齐景公說：“这种下賤人竟敢戏弄諸侯，应当定罪！請貴国的司馬立刻把他們治罪！”齐景公沒言語。乐工們还接着唱：“孝順儿子沒話說，边界起造安乐窠！”这明摆着是侮辱魯国的君臣，孔子忍不住了，就說：“齐、魯两国既然和好結为弟兄，那么魯国的司馬就跟齐国的司馬一样。”跟着他就扯开了嗓子向堂下說：“魯国的大将申句須和乐頎在哪儿？”那两位大将一听见孔子叫他們，飞似地跑上去把那两个領头的乐工拉出去。别的乐工吓得慌慌张张地全跑了。齐景公吓了一大跳，晏平仲挺鎮靜地請他放心。这时候，黎弥才知道魯国的大将也在这儿，还听说魯国的大队兵馬都驻扎在附近的地方，吓得他也縮着脖子退出去了。

宴会之后，晏平仲狠狠地数落黎弥一頓。他又對齐景公說：“咱們应当向魯君賠不是。要是主公真要做霸主，真心实意地打算和魯国交好，就应当把咱們从魯国霸占过来的汾阳地方的灌阳、鄆城和龟阴这三块土地还给魯国。”齐景公听了他的話，把三个地方都退还給魯国。魯定公反倒不怎么高兴，向齐景公道了謝，就回国



子扯开了嗓子問台下說：“魯国的大將申句須和乐頎在哪儿？”

去了。

魯定公收回了失地，为什么反倒不怎么高兴呐？原来这几个地方是当初魯僖公封給季友的。如今名义上虽說退还給魯国，实际上只是給季孙斯多加了些土地。季孙斯多加了土地，公家的势力就更小了。季孙斯可挺感激孔子，准备格外重用他和他的門生。

93 拆城头

季孙斯收了孔子的門生子路和冉有〔冉rǎn〕当了家臣。季孙斯的势力越发大了。有一天，季孙斯問孔子，說：“阳虎是跑了，可是公山不狃〔季孙氏的家臣；狃niǔ〕眼瞧着又起来了，怎么办？”孔子說：“家臣的势力一大，大夫反倒受了他們的压制。必須把他們的城牆再改矮了，家臣們才不敢随便叛背大夫。”

那时候，不必說一般的諸侯失了势力，就是掌握在大夫手里的大权也跑到家臣們的手里去了。魯国在外表上是給“三桓”占了，其实这三家的土地又給他們的家臣占了。那时候，諸侯和大夫只是政治上的貴族，家臣們倒很实际地做了地主。比方說，季孙斯的老根那个地方叫費城〔在山东省临沂县西北；費bì〕，由他的家臣公山不狃掌握着。孟孙何忌的老根叫成城〔在山东省宁阳县东北〕，由他的家臣公歛阳掌管着。叔孙州仇的老根叫郈城〔在山东省东平县东；郈hòu〕，由公若貌掌管着。这三家大夫就知道拚命地扩充自己的势力，不受国君管。可是他們三家的家臣也一样地都扩充自己的势力，也照样地不受大夫管。这三个家臣把那三座城牆修得又高又厚实，跟魯国的国都曲阜一样。因此，孔子主张把城牆改矮了。

季孙斯把孔子的意思告訴了孟孙何忌和叔孙州仇。他們全挺

贊成。三个大夫就通知三个家臣，叫他們赶紧把城墙矮下三尺去。那三个家臣沒想到会出这个事。他們一时都沒有主意了，答应也不好，不答应也不好。費城的公山不狃想起一个人来，要跟他去商量一下。他是那时候魯国頂有名的人，叫少正卯。公山不狃請他出个主意。少正卯反对孔子。他說：“为了保卫国家才把城墙砌得又高又結实。要是怕掌管这城的臣下造反就把城墙改矮，那倒不如把城墙都拆去不是更干脆嗎？可有一样，赶上別国打过来，这儿一点挡头都沒有，那又怎么办呐？那位孔先生是打算把国君的势力把持到他手里去，才出了这个主意，去拆散家臣們的势力。他哪儿知道失去势力另有別的原由。再說，有这些家臣們牵制着大夫，大夫才不敢过分地难为国君。要是把家臣的势力拆散了，那不是給大夫增加了势力嗎？大夫的势力一大，国君的势力就更小，君位就更不牢靠了。为了保卫国家，城墙应当往高里长，不应当改矮。孔先生这种办法恐怕不太合适吧。”

三家的家臣本来恨不得把自己的地盘巩固起来，如今听了少正卯这套話，大伙儿就把主人的命令扔到脖子后头去了。三家大夫一見家臣們還沒把城墙改矮，就帶着士兵围住城。費城的公山不狃首先叛变，又去約会成城的公歛阳和郕城的公若貌一起反抗。公若貌胆子小，不敢跟他們一起干，就給他的一个手下人侯犯杀了。侯犯代替了公若貌，跟公山不狃联合到一块儿。公歛阳可沒动手。三家大夫有孔子出主意帮忙，大家伙儿联合起来对付着这两个家臣，可就好办多了。公山不狃和侯犯打了敗仗，跑到別国躲着去了。

叔孙州仇就把郕城的城墙落了三尺。季孙斯也把費城照样改了。孟孙何忌叫公歛阳把城墙拆去三尺。公歛阳找少正卯給想个法子。少正卯說：“郕城和費城是为了公山不狃和侯犯背叛过，才

把城墙改矮了。您要是也把城墙改矮了，不是您自己承认跟他们一块儿背叛主人了吗？再说，成城是鲁国北面顶要紧的一座城。要是城墙不高、不结实，万一齐国打过来，那可就守不住了！”公歛阳就回复孟孙何忌，说：“我把守成城，不光是为了孟孙一家，也是为了整个鲁国！万一齐国打过来，城墙改矮了，怎么守呐！我为了鲁国的安全，宁可把自己的命扔了也不能听别人的话拆去一块砖！”

孔子听见这话，就对孟孙何忌说：“这话准是别人告诉公歛阳这么说的。”他叫孟孙何忌和季孙斯把这件事告诉鲁定公，叫鲁定公召集大臣们商量一下，这城墙到底应该拆不应该拆。鲁定公就召集了大臣们商量这件事，叫孔子判断。大伙儿一研究，有的主张应该拆，有的主张不应该拆，各有各的理由。少正卯一向是反对孔子的，这会儿反倒故意随着孔子的心意，说：“我赞成孔司寇的主张，应该把城墙矮下三尺去。因为这么一来，至少有六种好处：第一，尊重了国君；第二，巩固了国都的形势；第三，可以减少私人的势力；第四，让那些反叛的家臣没有依靠；第五，能叫三家大夫心平气和；第六，能叫各国诸侯也照样地做。”孔子看出了少正卯的奸诈，在他的花言巧语后面藏着坏主意，当时就站起来驳他，说：“这太不像话了！三家大夫都是鲁国的左右手，难道他们是培养私人势力的吗？公歛阳忠心为国，他难道是反叛的家臣吗？少正卯明明是挑拨是非，叫君臣上下彼此猜疑怨恨。这种挑拨是非、扰乱国家大事的人应当判死罪！”大臣们觉得孔子这么说，有点偏差，全都给少正卯直解说。有人竟说“少正卯是鲁国有名的人，就算他说错了话，也不至于就有死罪。”孔子说，“你们哪儿知道少正卯的奸诈？他的话，听着好像挺有理，其实都是些个坏主意。他的举动，看着好像叫人挺佩服，其实，都是假装出来的。像他这种心术不正，

假充好人的小人頂能够顛倒是非地誘惑人，非把他杀了不可。”孔子終於把少正卯杀了。

孔子在夾谷会上取得了外交上的胜利；拆了城头，削弱了家臣們的势力；杀了少正卯，叫人不敢暗中挑拨是非。魯定公和三家大夫都挺虛心地听从孔子的主张来改进朝政。魯国自从让孔子治理以后，据说仅仅三个月工夫就变成了一个挺像样的国家了。比方說，要是有人在路上丢了什么，他可以到原地方去找，准能找得着。因为沒有主儿的东西，就沒有人拣。夜里敞着大門睡觉，也沒有小偷儿溜进去偷东西。这么一来，別的国一听到魯国治理得那么好，都担着一份心。尤其是貼邻的齐国，又是恨，又是怕，就有人出来想法去破坏魯国的内政。

晏平仲虽說不願意跟孔子一块儿做事，也不贊成孔子的主张，他可不干涉別国的事。等到晏平仲一死，齐国的大夫黎弥掌了大权。他就变着法儿想破坏魯国的事。他劝齐景公給魯定公和季孙斯送一班女乐去。这种女乐对沒有能耐的糊涂君臣正合口味。要是让孔子瞧見，他准得脑袋疼。齐景公叫黎弥瞧着办去吧。

齐国的使者帶領着女乐到了魯国，一边拿了国书去見魯定公，一边在南門外搭起帐篷先把女乐安頓下来。領队的怕歌舞不够好，就在南門外练习一下，同时也給魯国人欣赏欣赏。魯定公和季孙斯沒等女乐进宫，偷偷地穿上便衣到南門外看歌舞去了。

第二天，魯定公偷偷地叫季孙斯写了封回信，賞了来人，就把八十个歌女留在宫里。魯定公在这八十个歌女里头挑了三十个賞給季孙斯。从此，魯定公和季孙斯就天天陪着美人儿。孔子未免要叨唠几句。他們对孔子也就恭恭敬敬地躲着他了。子路对孔子說：“魯君不办正事，咱們走吧！”孔子叹了口气，說：“我哪儿不想走呐？可是我打算在这儿再等几天。我想过了祭祀节期再說吧。